

我的家鄉是一個富饒而美麗的地方,特別是夏天,既有一望無際碧綠的草地,也有重重疊疊的山峰,大山豐腴而嫵媚,火熱而濃烈的張揚着季節的厚度。

童年,我是在山里長大的,那時家境清貧,僅有的一點父輩們辛勤開墾的“鎬頭荒”,那點收入遠遠不夠七口之家的生活,更談不上孩子們零用錢了,每到周末,於是我們五個孩子稍大點的都能“跑山”貼補家用。

那時家里最主要的一項是挖藥材,這個活兒其實在春天就開始了,有一種叫“玉竹”的,我們管它叫“山包米根兒”,開春不長時間,它便早早伸出幾片嫩葉,有點象田里的玉米苗兒,長在山坡上,一片片的,根部是入藥的部分,絲絲蘿蘿的連在一起,很多,但曬干後特別輕,不壓秤,小半天就能挖一麻袋,稍歇一會兒,再採點山葱、山杏,說不定還會掏到鳥蛋,那對於我們來說可是最美妙不過的了。

夏天是藥材繁多、成熟最好的時節,家鄉最普遍的藥材是一種叫“蒼朮”的植物,矮小多刺,屋後就有,布滿了山坡,有的甚至根裸露在外,一塊一塊的,去土去莖,根上長滿了鬚子,曬干,用棍棒砸碎硬須,有點象家用的生薑,裝在袋子里便可去集市賣了,不過價格比較便宜,如果數量多,收入也是很可觀的。

還有一種藥叫“柴胡”,葉子細長,柳葉般大小,開着黃色小花,是極好的中藥,根扎的較淺,取出一段放在鼻子旁,一股沁人心脾的淡淡芳香。

### 散文 秋的短章-挖藥材



我最喜歡挖的是桔梗,治咳嗽的良藥,通常長在干爽的沙土地,根部類似小人參,頂着幾朵紫色的小花,搖曳在風中,特別美。它的根是直入土里,所以挖時要格外小心,否則就會弄斷。回到家先用水浸泡,這樣好去皮,白白胖胖的,活脫脫一個“小人兒”,桔梗除了藥用,還可做鹹菜,極好吃。

七月份暑假來臨,正是挖藥的好時候,由於近處山里的藥經長年採挖已越來越少,很多是三五成羣,有的是一家子大人小孩帶着乾糧去很遠的山里。農村的的孩子特別能吃苦,經常在烈日下揮動鋤頭,汗流夾背,和大人們一樣干到中午,大家會找一個背陰的地方,坐下來分享帶來的乾糧,儘管忙了一個上午,可孩子們依然閑不住,不時的採摘身旁的野果、鮮花,一個個興高采烈的。一個暑假下來,我們收穫很大,特別是拿到錢的那刻,想到好多好吃的,想到新衣服和朝思暮想的學習用品,開心極了。

多年的挖藥經驗,我對家鄉的藥材特別熟悉,生麻、龍膽草、小黃芪、赤芍、白鮮皮等等記憶猶新,那時雖說日子比較辛苦,但時常會有好多希望在前方,以至現在回想起來,總有一種苦澀過後又是愉悅和溫馨的感覺。

作者張洪玉:內蒙古呼倫貝爾市阿榮旗阿倫中學教師,愛好書法、寫作,詩歌、小小說、散文等在雜誌、報刊發表作品



一  
季節的氣旋,越積越厚  
仍有嫩枝在拔節  
一片落葉,悄然  
跌落腳尖  
完成一次輪回

春天出走的飛鴿  
站在榴樹的枝頭  
打量,他鄉窗口的巢  
在向回歸線南移的陽光下  
曝曬潮濕

二  
春節後的人潮,把圓月拾進了背囊  
擦一把月光在手  
隨手一扔  
眼睫毛下滿是思念

抱着枕頭入眠的夜  
放飛掌心的月色  
照亮你沉睡的臉龐  
夢中的囁語  
喊疼,揪心的呢稱

三  
歲月的指縫,偷逸桂花的香  
收割的彎鏟  
指向,四野低姿態的頭顱  
你匍匐着腰身  
在沉甸甸的隴上  
企盼

秋風一陣緊跟一陣  
催促歸程的車票  
老屋的炊煙  
急火焙干“五仁”酥香的餡  
一人一口,咬成半弦  
賺得嘴香腹滿  
心海,吐氣如蘭  
嬌嗔,任性將清空酥餅的盤  
力拋九天  
桂秋月,床前的光  
今夜滿弦

作者高發明(筆名:高一凡),中國絕句小說協會會員,獲第二屆“執手杯”全國網絡文學大詩歌優秀獎。作品散見海內外報刊及微刊、網絡論壇。

### (散文) 中秋月

那晚的月,不是秦時月,不從關山來。是柳永酒醒楊柳岸,搖一只槳櫓,從二十四橋悠悠飄來。

清柔、冷潔、矜持,環繞着淡淡的暈。那朗朗的月,一半天上,一半人間。

那晚的月千種風情。遣晚風一行,獨上高樓倚窗望月。

被木格的窗框的一方,滿天竟裳綴着星光,甩一水袖雲霧擋,不經意,那月已羞怯怯過去了,獨留清白在人間。

寒蟬悽切,客居他鄉,夜難成眠,李白的窗前月,東坡的松間月,看罷,淚濕青衫。

那是一輪圓月,踽踽獨行,自遠山青黛中來,圓圓的圈兒不扯一片雲,不挂一盞星。除卻風的

嗚咽,霜天無色,冷月無聲。

那晚的月,來得好寂寞,去得好淒涼。風里流霜,似江南絲竹。于無聲處聽音韻,清得如短笛瘦。自蒼穹隱隱飄落,灑落了朱自清凄美的荷塘里,撥弄着瑟瑟三兩聲。

思念伊人于這樣的夜,這樣的月。此景此情依舊,不只人約黃昏後……

對月,仰俯之間,無以遣卻寂寞,更添一處閑愁。

問嬋娟,潮起潮落,月明知為誰圓了。嬋娟無語,何月明人望盡。相思縷縷千絲,緣卻獨悲,煩愁深深幾許。

作者蘇湘紅,廣西大化瑤族自治縣人,瑤族,現供職廣西大化縣委政法委,兼縣文聯副主席。1985年開始發表作品,先後在區內外報刊雜誌和企業內部報刊發表中、短篇小說、小小說、散文詩、詩歌 100 多篇,並曾多次獲獎

### 文化鑄就名山,奇石造就殊緣

#### ——紀廣洋先生與鄒城八卦山的不解之緣

數千年的歷史、文化和風雨,鑄就的不僅是歷史文化名城,也鑄就了不少名山大川。鄒城這座歷史文化名城轄區內的鳧山(又名八卦山),就堆滿了古老的傳說和美麗的故事。

從小就受到孔孟文化燻陶的紀廣洋先生,對文學有着極高的天賦和執着的熱愛。今年6月,他應邀去鄒城市參加筆會,無意間在西鳧山偶遇了一枚八卦石。經過多方查證和反復究認,已經初步確定這塊八卦石是沉積岩所形成,上面不僅有三爻和八卦的圖案,還有類似于伏羲先祖和女媧娘娘手中所秉持的“規、矩”圖案,更有類似于河圖洛書似的圈圈點點。從偶遇八卦石的那一刻,紀廣洋先生就與鄒城西鳧山結下了不解之緣。

為此,他不辭辛勞地開設了紀廣洋伏羲易文化花椒直播,旨在弘揚古文化的同時,讓更多的人來感受鄒城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的魅力。

2016年8月27日,他作為評委參加“王祭文學獎”頒獎典禮之後,重返鳧山進行了一場巡視八卦山、尋訪爺廟廟遺址、拜訪民間藝人的室外現場花椒直播。

鳧山,又稱八卦山,位于山東省南部的郭里鎮。鄒城市是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孟子的誕生地,素有“孔孟桑梓之邦,文化發祥之地”之稱譽,是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也是儒家學派的傳承之地。考古學家研究發現,早在六千年前這里就有先民勞動、繁衍和生息。東鳧山和西鳧山遙相對峙,從東鳧山向西鳧山方向遠望去能看到八個山頭。這里也是紀廣洋先生與八卦石偶遇的地方。

義皇廟遺址位于鄒城西南郭里鎮爺廟村東,東鳧山西麓。鳧山義皇廟亦稱伏羲女媧廟、人祖廟,俗稱爺廟。義皇廟始建年代已經無從考證,但經過歷朝歷代的多次翻新、維護,

漸次形成了具有一定規模的古建築群,據當地學士講,這里是全國最大的廟宇遺址。

伏羲女媧被視為中華民族的祖先受到崇祀。伏羲文化鑄刻着人類進步、發展中的階段和痕迹。“初造王業,畫卦結繩”,制嫁娶之禮等功績,更是開啓了人類工業和文明智慧進步的先河。

現今的義皇廟遺址中的斷壁殘痕、滿地的祭祀痕迹,無不說明人們對伏羲先祖、女媧娘娘的敬仰。這里不僅有伏羲先祖和女媧娘娘的雕塑,連石階都很有玄機,據同行的王紹燈先生介紹,這里的台階有64階,謂之于八八六十四卦的意思。直播時,王先生還饒有興趣地介紹了他的土陶作品。據說商周時期就有陶塑,在當地,迄今仍可見那種殘存的、古老的、留有歲月斑駁印痕的破舊陶片,這也許就是鄒城之所以稱之為歷史文化名城的原因之一。

兩個多小時的花椒直播結束了。可鄒城這座歷史文化古城以及神秘的鳧山、八卦山所帶給我們的震撼和思考還在進一步延展、拓寬中。紀廣洋先生說,從偶遇八卦石的那一刻,他便有“千年遙夢,今朝重逢”的使命感和迫切感。他和他所創立的絕句小說新文體也與鄒城結下了不解之緣。他擬在鄒城建伏羲書院,存放有關伏羲文化的著述和絕句小說新文體作品。他說這不是一時的興趣所致,也不是一種閑來無事的消遣,它是一種事業,一種上天賦予的神聖使命。至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今後的歲月里,紀廣洋先生在推行絕句小說新文體和傳承伏羲文化的路上會走的越來越遠、步履也會越來越穩健。

作者張聯芹:絕句小說新文體學會(籌委會)執行會長。作品散見于海內外多家報刊



中秋臨近,特意從超市買回一封冰薄月餅,來到父親墳前,將一枚一枚的月餅擺放,讓逝去的父親也能在萬家團聚之際吃上月餅。

十二年前的農曆八月十三,我從小城趕回老家,為父親帶回一封中秋冰薄月餅。因為父親最愛吃芝麻,我年年中秋就專門為其選擇那種有些黑乎乎面含芝麻的冰薄月餅。人還沒有到田里,嗅覺靈敏的小狗就跑到一里外的羊腸小道來接我。小狗是父親的“孩子”,在漫長而枯燥的歲月中,它與父親相親相愛、相濡以沫。

回到家,我脫去了令人窒息的西裝革履,就地穿上父親凌亂放置于門口的拖鞋,投入到父親勞作的稻田里,與父親一起割穀穗。雖然中秋臨近,但忙于搶收的農民和略顯荒涼的鄉村,沒有透露出一丁點兒的中秋氣息。忘記了天日的父親,愉悅之餘,依然老調重彈:“不好好工作,回家來看我這個老頭干啥?”我給父親解釋,剛好周末,我專程回家來為您過中秋呢,還給您帶了您最愛的冰薄月餅呢!

消除疑問,我和父親一邊勞作一邊暢談。秋風拂過,一股股濃濃的谷香撲入我的鼻孔。一種久違的味道,真的牽動了我對童年美好的記憶。

“中午我們把月餅拿去送給幸正發老人吧。他身體一直不好,身邊無兒無女,讓他老人家也過個中秋,吃回月餅吧!”父親收斂笑容,一本正經。是啊,中秋本是闔家團聚的時刻,而對於我的鄰居幸正發老人來講,沒有團聚,更沒有誰送給他月餅嘗嘗!我欣然同意,只是心中難免有些不悅。我專程給父親挑選的冰薄月餅,居然受益人無法享用!父親讀出了我的心思,呵呵地說:“中秋年年有,明年你再給我買

封更好的月餅不就行了嗎?”我點頭稱是。是啊,年年中秋,中秋年年,不差這一封月餅,而對於幸正發老人來說,或許這是一生中第一次吃月餅吧,或許是他老人家最後一次吧。

中秋的晚飯,我和父親坐在地壩,把酒望青天,沒有月餅,但我們暢飲三杯,其樂融融。

日子按部就班,生活陽光燦爛。一月後的一個晚上,我正在瀏覽器里閱讀不斷刷新的新聞,老家堂兄的電話不期而至。“你爸突然頭疼得厲害,身體有些僵直,說不出話來。”我立馬打車趕到醫院。在搶救室里,父親!我那從來不生病、高大、樂觀的父親靜靜地躺在床上,艱難地靠氧氣維持着最後的生命!一個小時後,父親因為腦溢血就撒手西去。

而今,父親已靜靜地躺在老家屋後的荒坡上十二年。

又一度中秋之夜降臨,我已在露天陽臺上擺放着月餅、白酒,請父親您一定光臨,與您兒子一起開懷暢飲,共度中秋良宵!

父親!兒子欠您一封月餅呢!

作者徐成文:系重慶市作協會員,公開發表各類作品 1500 余件。

封更好的月餅不就行了嗎?”我點頭稱是。是啊,年年中秋,中秋年年,不差這一封月餅,而對於幸正發老人來說,或許這是一生中第一次吃月餅吧,或許是他老人家最後一次吧。



### 幫人刷票 我有點煩

大凡玩微信的人,可能都遇到過這樣的事:同學、朋友或親戚在朋友圈里分享了一條鏈接——“我是XXX,正在參加XXXX大賽,請為我投票”。發鏈接的人還會呼籲:“這是我兒子”“自家閨女”“我兒媳婦”,請大家幫忙投票。

剛一開始,看到這樣的信息,我會毫不猶豫地去幫助刷票。畢竟是朋友的事,舉手之勞,何不幫襯一把。於是點開鏈接,先加“關注”,再點“投票”,有的還要分享到朋友圈,不然投票無效。但這樣的活動越來越多,我也越想越不對勁,不免心生疑竇:這些活動,究竟是真是假,靠不靠譜呢?

近日,我參加了一個文學刊物的徵文活動。稿件發出去的第二天,收到了郵箱回復,說我的稿子進入初選,讓加編輯的微信。高高興興地便加了。當天晚上,就收到了“編輯”發來的一條鏈接:XX徵文大賽:XXXX(文章標題)作者:劉明禮。心中不免激動,看都沒看就直接分享到了朋友圈。一會兒功夫,朋友們的信息令我應接不暇:有直接轉了朋友圈的,有問我要不要幫助拉票的,有問我需不需要打賞的,還有兩個當老師的幫我指出了文章中的幾個錯別字。我雲里霧里,趕忙點開那個鏈接。原來是這樣的:該大賽的評獎辦法是,大賽不設評委,所有獎項憑作品人氣勝出;每一個點擊量記一

分,每一筆打賞記十分,最後按積分獲得獎項;打賞金額的50%歸作者;作者需關注一個微信公眾號,否則投票無效(關注也需要打賞,從10元到1000元不等)……我如同不小心吃了只蒼蠅,噁心地想吐,後悔地想扇自己的臉。

以前看到別人在朋友圈拜票,會莫名產生一種被綁架、被強姦的感覺。你想,朋友求你投票,求你幫忙轉發,你投不投、轉不轉,他都能看得到。投吧,轉吧,不是心里意思;不投不轉,又覺得對不起朋友,不夠哥們意思。可這種評選,即便是真的,也有違公平競爭的原則。有權有勢的,自然趨之若鶩,得票多多;有身份地位的,人脈資源衆廣,不愁沒票;有兩錢的,能僱傭“水軍”,坐觀扶搖直上;而默默無聞的平頭百姓,望塵莫及,只能“望票興嘆”。試問:這樣的大獎公平嗎?是真正實力和水平的競爭嗎?得票上去了,尊嚴下來了;點擊率上去了,口碑下來了。靠這種方式票刷來的獎,你要么?這樣的微信平台,你會關注嗎?

說白了,這樣的活動,無非是某些商家或平台自我炒作的噱頭,甚至是騙人的把戲。就如同癩蛤蟆上腳面,咬人倒不一定咬人,但真的很噁心人。不知道別人怎么想,反正幫人刷票,我很煩!

作者劉明禮:河北石家不莊橋西區槐中西路欣怡園

